

第五〇八冊

博物彙編

神異典

神仙部

三一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神仙部列傳八

漢五

梅福

黃景華

谷春

南陽公主

山圖

陰生

騎龍鳴

谿父

呼子先

陵陽子明

木羽

李阿

趙瞿

張穆子

九源丈人

元都先生

公孫卿

延明子高

靈子真

敬元子

徐道季

章全素

傅先生

趙威伯

崔野子

任敦

帛舉

趙叔期

王妙想

梅福

黃列子

陽生

蔡長孺

童子先生

漢五

神仙部列傳八

按漢書本傳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

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

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輶傳詣行在所條對急

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專執擅朝

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諫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

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

龍述

子英

商丘子胥

王肆元

樂長子

徐仙

劉越

清溪道士

賣董翁

蘭公夫婦

張士衡

王順

楊雲外

鄧啞子

盧真人

吳睦

翟法言

神異典第二百三十一卷

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備僚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竅除倒持泰阿授楚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驥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者文名下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召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駭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陞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恩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上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屬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罪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

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畱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謹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灾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熾陵於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又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食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

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閭里孔子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欲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宋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子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宋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存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于戶所謂存

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

門卒云

按香案牘墨池在南昌縣木竹幽蔚王右軍臨川郡日每過此盤礴不能去因號墨池先是福種蓮花池中嘆曰生爲我酷身爲我枯形爲我辱妻爲我毒遂棄妻入洪崖山

按安慶府志梅福字子真太湖人漢成帝時南昌尉見王氏五侯子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數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未始中王莽封爲新都侯爵位益尊權傾諸父乃上書請削王氏威柄不納遂隱於香茗山及雷港之小茗山山有梅福庵及丹竈遺跡尚存平帝元始中福知王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出游不知所之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後修道仙去

按延平府志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初補南昌尉後棄妻子煉丹往來衍山中玉華洞自稱九江道人丹成上昇因號其村爲梅岐里屬劍浦哨鄉

韓終

黃景華

按墉城集仙錄黃景華者漢司空黃瓊之女也景華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後師韓君授其岷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遷官位爲協農夫人領九宮諸神女亦總教授之

劉根

按後漢書本傳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願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按神仙傳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崢嶸峻絕之上直下五千餘丈冬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鬚鬢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元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唯言謝人執采旄之節劉根稽首乞言終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去卽志意定嗜欲除也乃以神方五篇授根有採藥詩闇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

黃景華

按陝西通志韓終漢成帝時乘白鹿車從者玉女四人執采旄之節劉根稽首乞言終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去卽志意定嗜欲除也乃以神方五篇授根有採藥詩闇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

韓終

按博物彙編神異典第二百三十一卷神仙部

招咎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客滿座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刀杖繩索而立根顏色不變府君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可即促鬼至廳前不爾當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見耳借筆硯及奏按鎗鎗然作銅鐵之聲聞於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者莫不肅然衆客震悚須臾廳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齋刀劍將一車直從塹壁中入來又壞壁復如故根勑下車上鬼其赤衣便乃發車上披見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繩反縛囚之懸頭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汝何爲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請求放赦先人根勑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君惆悵恍惚狀若發狂妻登時死良久乃蘇云見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見收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女皆卒府君更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述府君之言根教言於太歲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著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史府君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唯言謝人執采旄之節皆年十五六余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爾聞有韓終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陳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頗習方言書按而爲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欣憐賜其要

訣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博重請神人曰坐吾將

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

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蹕

雲者有遊行五嶽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屍解而仙者

凡修仙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

之事及行氣導引并神藥者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

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

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卽乘雲駕龍亦可役使

鬼神變化長生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

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卽全其

所稟而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

神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卽志意定嗜慾

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

天白人罪過司命奪人筭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

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

祭祀之則得歆饗故欲人死也夢與惡人鬪爭此乃

尸與神相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

每見根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來取或數聞推問有

人答對及聞鞭撻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

有血莫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綱

六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雞頭山仙去

谷春

按列仙傳谷春溧陽人成帝時爲郎病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歸發棺有衣無屍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

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唐公昉

按香案牘公昉昇仙雞犬皆去惟鼠惡其穢垢不將

鼠自悔一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微所謂唐鼠是也

按陝西通志唐公昉城固人王莽居攝二年爲郡吏

遇真人進以美瓜又從而禮貌之真人潛期背谷口

賜以神藥曰飲此當移意萬里知禽獸語時去家百

餘里轉影卽至鄉人驚白於府君府君學之無所進

怒命吏收昉妻子昉歸告其師師與之歸以藥飲之

妻子塗屋柱須臾大風白霧拔宅仙去惟堵不與焉

南陽公主

按集仙錄漢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秉政公主鳳墓空虛崇尚至道每追文景之爲理世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謂咸曰國危世亂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遠囂競必可延生若碌碌隨時進退恐不可免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咸

精思苦切真靈感應遂捨廬室而去人或見之徐徐

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赤斧

按列仙傳赤斧者巴戎人爲碧雞祠主薄能作水煉丹與硝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賣之於蒼梧湘江間累

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陰生

按列仙傳陰生長安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

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見身中衣不汚如故長吏

知之試收繫著桎梏而縛在市中乞又試欲殺之乃

去斂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謠曰見乞兒

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崔文子

按列仙傳崔文子太山人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

作黃老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

然民死者萬計長吏告之請救文擁朱旛繫黃散以

循民間飲散者卽愈所愈計萬後去蜀賣黃藥故世

寶崔文赤丸散實近於神焉

騎龍鳴

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俄淄水漲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室令下山著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山圖

按列仙傳山圖隴西人少好乘馬馬踏之折脚山中道人教以雌黃富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

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

歸來行母服於家期年復去莫知所之

赤斧

按列仙傳赤斧者巴戎人爲碧雞祠主薄能作水煉丹與硝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賣之於蒼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按列仙傳騎龍鳴者渾亭人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至

二茅狗來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矣

### 負局先生

按列仙傳負局先生不知何許人語似燕代間人常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

飛如火乃聽柱取焉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與柱俱去矣

### 谿父

按列仙傳谿父南郡觀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煉瓜子與桂附枳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絕居山頂呼谿下父老與道生時事也

按列仙傳陶安公六安鑄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治下求須臾朱雀止治上曰

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

之皆與辭別也

按南昌郡乘陶安公新吳人潤跡爲陶冶師嘗治鐵爐烟成紫蓋後有龍至安公跨之去二女修其術亦

仙去天寶中名其居爲陶仙觀

### 呼子先

附酒家母

按列仙傳呼子先漢中開下土師壽百餘歲歸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

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十里共奉祠焉

### 木羽

按列仙傳木羽鉅鹿南和平鄉人母貧賤主助產醫探產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母怖懼夜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上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

祠十餘處

### 陵陽子明

附子安

按列仙傳陵陽子明絳鄉人好釣魚於旋溪獲得白龍子明懼解鈞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谿中有子安亦得道者間相往來常問子明當年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之山中有黃鸝來棲其冢邊樹上鳴呼子安

### 邢子

按列仙傳邢子自言蜀人好放犬知相犬走入山巖邢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宮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邢符一函使還與成都令喬君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爲龍形復送符還山上大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邢往來百餘年遂畱止山上時下來護

### 李阿

按神仙傳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于成都市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容貌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嗟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嘗不審也有古強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

大刀阿見而怒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刀折壞強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強曰汝愁刀敗也強言實恐父惄怒阿則取刀左手擎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轉脚皆折阿卽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也

李仲甫

按神仙傳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也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

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語畢因依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研仲甫已在牀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學道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頑愚不足

問耳使人取一犬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大否犬適至頭已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放之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嶽山去不復還也

趙瞿

按神仙傳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當及生棄之若死於家則世世子孫相蛀耳家人爲作一年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

以木岩之瞿悲傷自恨晝夜啼泣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瞿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乞叩頭求哀其人行諸岩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問瞿必欲愈病當服藥能否瞿曰無狀多罪嬰此惡疾已見疎棄死在旦夕若別足割鼻可活猶所甚願况服藥豈不能也

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賜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當長生耳服半可愈愈卽勿廢瞿服之未盡病立大石柱于田中以紀其事

張穆子

按洞仙傳張穆子者修太極上元年紀以昇仙後以此法授龔叔進王文卿尹子房皆得道

童子先生

按洞仙傳童子先生者於狄山學道修浴契鈴經得仙

九源丈人

按洞仙傳九源丈人者爲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陰精水獸蛟鯨之類

陽生

按洞仙傳陽生者住少室西金門山山有金器漿服之得道

元都先生

按洞仙傳元都先生者授仙人黑玉天地鈴經行而得道

黃列子

按洞仙傳黃列子者嘗遊獵九江射中五色神鹿逐跡尋穴遇神芝服而得風仙

公孫卿

按洞仙傳公孫卿者學道於東梁甫山二云滋液山宮中有合成仙藥得服之人立仙日月之神並在宮中合藥時頌曰玉女斷分劑蟾蜍主和擣一丸練

訖使仙童與俱還翁伯以禮玉丘以授仙童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謂媒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白璧五雙遂壻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謂其所居爲玉田坊翁伯仙去後子孫立大石柱于田中以紀其事

人形二九容顏好

蔡長孺

按洞仙傳蔡長孺者蜀郡人夫妻共服十精丸體氣充盈年九十生一男名度世一百五十歲復生一男名無極年三百歲視之如少童

延明子高

按洞仙傳延明子高者服麋角得仙

崔野子

按洞仙傳崔野子者服木以度世

靈子真

按洞仙傳靈子真者服桃膠得仙

任敦

按洞仙傳任敦博昌人也少在羅浮山學道後居茅山洞修步斗之道及洞元五符能役鬼名神隱身分形元居山舍虎狼不敢犯

敬元子

按洞仙傳敬元子修行中部之道存道守三常歌曰遙望岷崐山下有三項田借問田者誰赤子字元

先上生烏蘋木雙闕挾兩邊日月互相照神路帶中間採藥三微嶺飲漱華池遨遊十二樓偃蹇步中原意欲觀絳宮正值子丹眠金樓凭玉几華蓋與相連顧見雙使者博著太行山長谷何崢嶸齊城相接鄰縱我飛龍轡忽臨無極淵黃精生泉底芝草披岐川我欲將黃精流丹在眼前徘徊飲流丹羽翼奮迅鮮意猶未策外子喬提臂牽所經信自險所貴得神仙

帛舉

按洞仙傳徐道李少住鵠鳴山後遇真人謂曰夫學道當巾天青詠大歷跖雙白徊二赤此五神道之祕事也其語隱也大歷者三皇文是也道季修行得道中掌雲雨之任

徐道季

按洞仙傳趙叔期者不知何許人學道於王屋山中遇卜者謂叔期曰欲入天門修三關存朱衣正岷崐

叔期請其要道因以素書一卷與之是胎精中記拜受之後得道按懷慶府志卜者授叔期胎中記一卷叔期拜受之後丹就飛昇

章全素

按宣室志吳郡蔣生奸神仙弱歲棄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士學煉丹遂葺鑪鼎爨薪鼓鞴積十年而煉丹卒不成其後寓遊荆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膚甚頽裸然而病且寒噤不能語生憐其窮困解裘衣之因命執侍左右徵其家對曰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家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屬年飢流徙荆江間且十年矣田歸於官身病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旦寐自逸蔣生惡罵而捶者不可計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

食之則骨化爲金如是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爲金乎若然者吾爲先生有道術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慚而以他調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若妄言自速笞罵之辱全素笑而去後月餘全素於衣中出一瓢甚小顧謂蔣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爲金願得先生石硯以一刀圭傳其上可乎蔣生性輕果且以爲誕妄詬罵曰吾煉丹十年矣尚未能窮其妙傭者何敢與吾喋喋議詭耶全素佯懼不對明日蔣生獨行山水間命全素守舍於是鍵其門而去至晚歸則見全素已卒矣生乃以寶藏其戶將命棺而瘞於野及徹其竇而全素尸已亡去徒有冠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爲神仙得道者即於几上視石硯亦亡矣生益異之後一日蔣生見藥鼎下有光生曰豈非吾仙丹乎卽於爐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金光甚瑩澈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獨恨不能識益自慙恚其後蔣生學煉丹卒不成竟死於四明山下

王妙想

按墉城集仙錄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觀邊之水傍朝謁精誠想念丹房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雲物之異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於人如是歲餘朔旦忽有音樂遙在牛空虛徐不下稍久散去又歲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壑燭壇殿如照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爚亂眼不可相視須臾千乘萬騎人皆長丈餘持戈戟兵杖旌幡蓋良久乃鶴蓋鳳

車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一人羽衣寶冠佩劍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羣仙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卽往視謁大仙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進使世人知道無不可教授者且大道在於內不在於外道在身不在他人欲載始終如一守道不邪存念貞神遵稟元戒汝亦至矣若無所成證此乃道之棄人也元經云常善救物而無棄物道之布惠周普念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是世人福果單微道氣浮淺不能精專於道既有所修又不勤久道氣未應而已中怠是人自棄道非道之棄人也汝精誠一至將以百生千生望於所誠不怠不退深可悲愍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經理國身度人行教此亦可以互天地塞乾坤通九天貫萬物爲行化之要修證之本不可訾論而言也吾常銘之于心布之于物弘化勵俗不敢斯須輒有忘替至今稟奉師匠終劫之寶也但世俗浮詐迷妄者多嗤謙光之人以爲懦怯輕退身之道以爲迂劣笑絕聖棄智之旨以爲荒唐鄙絕仁棄義之詞以爲勁捷此蓋迷俗之不知也元聖之意將欲還淳復朴崇道黜邪斜徑旣除至道自顯淳朴已立澆競自祐此則裁制之義無所施兼愛之慈無所措昭灼之聖無所用機讀之智無所行天下混然歸乎大順此元聖之大旨也奈何世俗浮僞人奔奢巧帝王不得以靜理則萬緒交馳矣道化不得以坦行則百家紛競矣故曰人之自迷其日固久若洗心潔

己獨善其身能以至道爲師資長生爲歸趣亦難得其人也吾以汝修學勤篤暫來省視爾天骨宿稟復何疑乎汝必得之也吾昔於民間年尚幼忽感太上大道君降於曲室之中教以修身之道理國之要使吾瞑目安坐冉冉乘空至南方之國曰揚州上直斗牛下瞰淮澤入十龍之門泛昭回之河匏瓜之津得水源號方山四面各闊千里中有玉城瑤闕云九疑之山山有九峰峰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以注六合周而復始泝上於此以灌天河故九水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於四海使我導九州開八域而歸功

此山山有三宮一名天帝宮二名紫微宮三名清源宮吾以曆數既往歸理此山上居紫微下鎮于此常以久視無爲之道分命仙官下教於人夫諸天上聖高真大仙愍劫曆不常代運流轉陰陽倚伏生死推遷俄爾之間又及陽九百六之會孜孜下教以救於人愈切於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繫念存心百萬中無一人勤久者天真憫俗常在人間隱景化形隨方開悟而千萬人中無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餘多是初勤中惰前功併棄耳道豈負於人哉汝布宣我意廣令開曉也此山九峰者皆有宮室命真官主之其下有寶玉五金靈芝雲崖嵌谷故亦有靈司主掌巨虬猛獸螣蛇毒龍以爲備衛一曰長安峰二曰萬年峰三曰宗正峰四曰大理峰五曰天寶峰六曰廣德峰七曰宜春峰八曰宜城峰九曰行化峰下有宮闈各爲理所九水者一曰銀花水二曰復湫水三曰巢水四曰許泉五曰歸

水六曰沙水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晉水此九水流四海周灌無窮山中異獸珍禽無所不有無毒蠻鷺攫之物可以度世可以養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來未嘗遊覽四表拂衣塵外退眺空碧俯睇岑巒固不可得而知也吾爲汝導之得不勉之修之佞性景策空然後倒景而研其本末也是年或三五降於黃庭觀十年後妙想白日昇天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營道縣

傳先生

按洞仙傳傅先生者學道於焦山中精思七年遇太極真人與以木鑽使之穿一石盤厚五尺許戒云石盤穿仙可得也於是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仙人來曰立志若斯寧有不得道者即授以金液還丹服之度世

按鎮江府志傳先生未詳其名字隱丹徒之樵山相傳爲漢有傅先生云陶隱居真詰曰先生少好道居樵山石室中歷七載感降太極君授木鑽一令穿一石槃厚五寸許教之曰穿此槃便得道乃遂晝夜穿之更歷四十九載石穿而鑽已盡後人名其石爲鑽丹石

趙威伯

按太平廣記趙威伯東郡人少好道師邯鄲張先生晚在中岳受玉佩金鑑經於丘林乃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遂受行持日月之景又服九靈明鏡華遂得道在華陽內爲保命丞主仙籍兼記學道者并主暴雨水領五芝金玉章

龍述

按雲笈七籤龍述不知何許人也於金山得神芝實如梧桐治而服之日二刀圭服一年得仙尸解而去

趙素臺

按雲笈七籤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熙女有善行濟窮困救王惠等族誅有陰德數十事熙得身詣朱陵兒子得循化遊洞天素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移去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徵服遊行盼山澤以自足也

子英

按續文獻通考子英舒鄉人入水捕魚得赤鯉持歸養池中食以穀米一年長丈餘遂生角翅子英怪異拜謝魚言我來迎汝天即大兩子英上魚背騰空而去歲時來歸故舍魚復迎去如是者七十餘年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因立子英祠云

文賓

按續文獻通考文賓太丘鄉人賣履爲業數取嫗棄之後故嫗年九十餘見賓年更壯拜而涕泣賓約與會鄉亭西社嫗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待之須臾賓到大驚汝好道耶前不宜去汝也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以益氣嫗遂更壯復壽百餘年

商丘子胥

按續文獻通考商丘子胥高邑人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要而不老邑人從之學道問其要言但食术菖蒲根飲水而已如此傳世三百餘年

莊君平

按續文獻通考莊君平蜀人夷堅志曰福有道人嘗

見老叟同室歲餘告之曰吾乃漢莊君平也取一書授之天明叟去不歸視其書皆修身度世之說莊君

平卽嚴君平漢人避諱故易莊爲嚴君平宋時尚見之

按博物志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槎上多齋糧乘槎而去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王璋元

按蘇州府志王璋元號林屋山人嘗授宛陵令李崇流珠丹法謂崇曰子行此道雖出仕宦無妨仙舉復授以隱解法乃去入大霍山又授遁化泥丸紫府術以度世在華陽洞中爲左理中監

徐生

按淮安府志徐生學道於海州鬱林觀一日化去葬於山中有人於太山下見之因付一履歸東海其徒視之乃葬時物也發棺視之未見人謂生尸解

樂長子

按廣德州志張麗英字企華寧都石鼓山下居人芒

之女也有奇光不對鏡但對白紈扇長沙王吳芮過籍聞其異強委禽焉女時年十五便來登山仰臥披髮覆石鼓下人謂其死芮使人往視之忽紫雲鬱起失女所在冲舉時歌詩十八章今存有五一曰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二曰哀哀世事悠悠我意不可忤兮王威不可奪兮余志三曰有鸞

有鳳自舞自歎何爲不去蒙垢實多四曰凌雲燭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於我其何五曰暫來期會運往卽乖父兮母兮無傷我懷

劉越

按九江府志劉越嘗邀康阜過其所居云山陰有石高三尺者吳宅也扣之卽見我焉如其言往扣之果韻異境有二童子引見越越冠元玉冠朱絛劍佩飲阜以玉酒三爵延生湯一啜阜心知其異私念欲留居之未出口越卽已先知之曰子未應畱姑去他日來居未晚也既出悅然猶巨石石在太平宮殿外堵

按廣德州志漢張良君諱勃句容人常學道於橫山師事寶林禪師昕夕禮斗道成就山巔構北斗殿明萬曆十二年知州陸長庚修其舊址得巨碑凡四乃真君遺蹟也

徐仙

按廣德州志徐仙不知何許人相傳州南十里一山擇而居焉卽今丹井山是也就山鑿井煉丹丹成仙去至今猶存其井

張麗英

按江西通志張麗英字企華寧都石鼓山下居人芒

之女也有奇光不對鏡但對白紈扇長沙王吳芮過籍聞其異強委禽焉女時年十五便來登山仰臥披

髮覆石鼓下人謂其死芮使人往視之忽紫雲鬱起失女所在冲舉時歌詩十八章今存有五一曰石鼓

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二曰哀哀世事

悠悠我意不可忤兮王威不可奪兮余志三曰有鸞

有鳳自舞自歎何爲不去蒙垢實多四曰凌雲燭漢

遠絕塵羅世人之子於我其何五曰暫來期會運往

卽乖父兮母兮無傷我懷

下後因號其石曰劉越洞天今不知所在

度索君

按九江府志度索君真仙也昔有人見一著白布單衣者高冠冠似魚頭度索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未

久已三十年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度索君曰此

南海君也

清溪道士

按浙江通志清溪道士不詳其名氏修煉於青田山之混元峰丹成田產青芝餌之冲舉因名其田曰芝

田山曰芝山溪曰芝溪丹井遺跡尚在

戴火仙

按處州府志戴火仙漢人入松陽大明山修煉道成

陽精畢露於頂每晚輒懸於山若太陽然人共見之

故稱以火仙門人聞珠珮雜簫管聲於雲中視之已化去無形矣

賣薑翁

按衡岳志賣薑翁不詳何許人日在岳市賣薑有道

士遇之欲授以黃白之術翁不答但取擔上薑納口

中須臾吐出成黃金兩人相顧而笑自是不復見

石鐘真人

按山西通志漢石鐘真人芮城人姓陳棄俗慕道隱於北山石室中一日有蟾負芝草止於石上真人視

之曰吾聞食芝草者即可輕舉然有損於蟾吾不忍

爲其蟾乃置芝草於地真人取而食之蟾徑去不復

至又見鹿入洞晝則食水草夜則入洞同宿及真人來京鹿負行李隨之一夕夢神人告曰仙籍有汝

名字又贈汝符職當行雨此鹿卽龍也今天下大旱

收榜禱雨既覺驚異乃如言收榜入靜室中焚香默禱俄然雲布遠近霑足明日官屬來謝真人已往但見空中與鹿冉冉上升

蘭公夫婦

按開封府志蘭公夫婦密邑人化爲雙鶴飛去今巖下有石相偶形如雙鶴

鄧亞子

按汝州志鄧亞子年二十不笑不語凡遇道途則有相與笑而揖者每冬月當夜半不覺其出清晨人見其鑿冰沐浴而歸一旦父兄因役詣縣界之竟日忽起黃風不知其所之後訪其所接笑者皆名宦之吉人忠良之佳士也始知爲神仙之異云

張士衡

按懷慶府志張士衡河陽人遇一道者授以異方日服不輟後仙去

盧真人

按陝西通志盧真人秦州人號鐵馬大仙漢時與成紀縣令觀燈廣陵飛騰俄頃故老相傳今玉泉觀上有仙室遺蹟

王順

按陝西通志王順常採藥於終南山得道今終南有

王順峰歲旱禱雨輒應

吳睦

按陝西通志吳睦長安人少爲縣吏掊冠人多訟之

睦逃入山林饑乏累日行至石室遇孫先生命學種

黍及胡麻備驅使經四年先生遂授其道仙去

楊雲外

按四川總志楊雲外雲陽人與翟法言相繼得道陞霞宮翟法言

翟法言

遣召灘神

霞宮

神仙部列傳九

後漢一

史通平

徐來勤

孫夫人

劉晨

元俗

張皓

樂巴

張楷

麻姑

淳于軒

樂長治

青谷先生

太真夫人

鄭安期

王思真

徐來勤

劉寬

馬鳴生

張衡

神仙部列傳九

後漢一

史通平

按四川總志漢史通平光武時自會稽來蜀詣峩帽山謁天皇真人授以三一之法及五符訣遂居青神

結鍛大丹龍虎成形狀又廣行陰德功滿白日昇天

天

矯慎

按後漢書本傳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遜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竝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爲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荊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渠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孤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

徐來勤

劉寬

馬鳴生

張衡

按傳居縣志漢徐來勤字元和按本際經云昔在赤明劫一百八身爲生道士濟三度死後白晝乘火上升至東漢爲太極法師隱括蒼洞

張道陵

神仙部列傳九

後漢一

史通平

按神仙傳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嘆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靡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

二十四篇乃精思煉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驛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卽立

按後漢書本傳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遜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竝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爲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荊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渠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孤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

按傳居縣志漢徐來勤字元和按本際經云昔在赤明劫一百八身爲生道士濟三度死後白晝乘火上升至東漢爲太極法師隱括蒼洞

徐來勤

劉寬

馬鳴生

張衡

按傳居縣志漢徐來勤字元和按本際經云昔在赤明劫一百八身爲生道士濟三度死後白晝乘火上升至東漢爲太極法師隱括蒼洞

張道陵

神仙部列傳九

後漢一

史通平

按神仙傳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

經晚乃嘆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

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靡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

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

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作道書

二十四篇乃精思煉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

羽蓋驛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

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

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卽立

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爲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匹綢付直訖而綢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己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慚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塵垢身體瘦瘠臭穢可憎昇愴然爲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於時伏而窺之者三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援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擲上正得二百一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一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衆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丈引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衆人皆諫唯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涕唯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二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二人皆白

日冲天而去衆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冲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按神仙感遇傳令狐紹者餘杭太守紹之子也雅尚元微不務名宦於開化私院自創靜室三日五日即一度開室焚香終日乃出時有神仙降之因言入靜之時有青童引入至天中高山之上朝謁老君見丹命張天師爲元中大法師以代尹真人之任初尹與三天論功於太上之前太上曰羣兒擾於中原蠶食華夏不能戢之尹真人之過也再立二十四化分別人鬼澤及生靈道陵之功也此二者各宜登臺冥思取驗於大道可卽勅尹真人登蓮華寶臺端寂而坐頃之萬景昏曠又命道陵亦登此臺旣坐良久則奇彩異光種種變化天人交暢矣自是以道陵代尹爲元中法師焉乙未年聞令狐之說丁酉年於西川漢陽見張道士云天師降授道法遠近敬而事之因聆狐所說符契論功登臺之事一無異者焉元功杳冥難可詳驗聊以紀其異也

按雲笈七籤天師劍重八十一兩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有隱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嘗用誅制鬼神降剪冤醜昇天之日畱劍及都功印傳於子孫誓曰我一世有子一人傳於印劍及都功印惟此非子孫不傳於世頂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於今二十一世矣其劍時有異光或聞吟吼乍存乍亡頗彰靈應至十六世天師好以慈惠及人憂轉於物以神劍靈效每有疾苦者多借令供養卽所疾旋祛鄰家帝末壽元年正月七日井夫人雍氏飛昇時一百二

夜產性命危切亦以此劍借之既至產家有神光如燭閃爍照一室之中墮地而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性溫和守謙退與物無競俗機世務泛然不經其心人有所言雖譎詐者亦皆信用略無疑慮一旦有人擎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瞻功德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綴鉸小銅鎖天師見之問曰我有折劍綴鉸得乎此人請劍看之云可矣請別掃一室須炭數斤反局其門以巨石爲砧熾炭鎚擊聲聞於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劍碎於其手師殊不爲慮項之鎚鎚聲絕工人執劍以呈果完如舊所鋒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爾師以錢半千酬之此人得錢媿謝致於老君前負囊而去出門數步尋失所在識者疑是天師化現降於人間自續其劍不然何得重新若此而鎚擊不傷完復如故按幽怪錄賈似道母兩國夫人嘗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人滿身疥癩謁齊衆惡不潔免與齋罷曰此宅有鬼氣宜書符牒之索黃絹三尺畫一墨圈如大盤寘之壁間而去衆人笑之欲揭去忽見墨圈中一點透明如玉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蓋天師降也按香案燭道陵居渠亭山見青童絳節前導曰老君至矣從者一人雋似弱冠或指曰此子房此子渭按徐州志張道陵字輔漢豐人子房八世孫七歲卽通道德經章帝聞之舉賢良方正三詔不起志在修煉入之入蜀得黃帝九鼎太清丹經丹成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祕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旣而與弟子趙昇王長遷鶴鳴山中感老君授以祕籍桓

十三歲今之廣信龍虎山其後裔云

按廣西通志張道陵字輔漢生於吳之天目山時漢光武十年也善以符治病隱富川之白霞修煉至桓帝永壽元年又往雲臺峰白日飛昇人即其地祠之曰丹霞觀丹霞藥臼至今存焉范純仁謫賀縣東坡與書云丹霞觀張道陵遺跡果有良藥異事乎據此

益信

按四川總志漢張道陵初入蜀閬中居鶴鳴山煉丹修道感老君授以祕籙遂領弟子趙昇王長來雲臺山煉大丹服之漢永壽二年自以功成道著乃於半崖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因成兩洞崖上曰峻仙洞崖半曰平仙洞是年九月九日將諸祕籙斬邪一劍玉冊玉印授長子衡乃與夫人孫氏登雲臺峰白日昇天年一百二十三歲

按衡岳志天師張道陵自天目山遊衡山謁青玉光天二壇禮祝融君之祠

孫夫人

按女仙傳孫夫人三天法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積年累有感應時天師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人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書制命之術能策召鬼神時海內紛擾在位多危又大道凋喪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餘年既術用精妙遂入蜀遊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棲真江表道化甚行以漢桓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居陽平化煉金液還丹依太乙元君所授黃帝之法積年丹成變形飛化無所不能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

天師於閬中雲臺化白日昇天位至上真東岳夫人初夫人居化中遠近欽奉禮謁如市遂於山趾化一泉使禮奉之人以其水盥沐然後方詣道靜號曰解穢水至今在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有白陽池卽太上老君遊宴之所後有登真洞與青城峨嵋青衣山西元山洞府相通故爲二十四化之首也

王喬

按後漢書本傳王喬者河東人也顯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鳥焉乃詔上方諭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宮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卽古僊人王子喬也

按香案續武陽北平山有白虹蟆謂之肉芝王喬食以仙去武陽山祠有三王喬一太子晉王喬一葉令王喬一食肉芝王喬

劉晨 阮肇

按紹興府志漢劉晨阮肇刻人末平十五年入天台山採藥經十三日不得返望山頭有一樹桃取食之下山以杯取水見無苦葉流下甚鮮復有一杯流下中有胡麻飯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矣因過水行一里又渡一山由大溪見二女容顏妙絕便喚劉阮姓名問郎來何晚也館服精華東西帷幕寶絡青衣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甘美食畢行酒歌調作樂暮因止宿住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和適常如春鳥鳴悲慘求歸甚切女喚諸仙女歌吹送之指示歸路鄉邑零落驗得七代子孫傳聞祖翁有入山不歸者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元俗

按江南通志漢方儲字聖公歙人講蓋氏易精圖識善天文爲洛陽令永元中因郊祭問之勸帝母往是日晴詔責其欺儲曰今咎時且至願乘輿亟還使者去儲恥人臣素不忠名遂自殺比駕還雨雹大作鹵薄疾馳帝驚召儲已死追官太常尚書令封點侯詔護其喪歸人傳其仙去廟祀之

按嚴州府志方仙翁卽漢尚書令點侯儲也初拜議郎轉洛陽令加太常卿儲言天變郊祀宜更擇日帝不從死於非命後果言驗追悔無及後人見其乘鶴往來新安始信其仙因爲之歌曰朝爲洛陽今暮作

新安人

張皓

按浙江通志張皓字文明汝南人漢安帝永初中遇封衡授以青要紫書金根上經及神丹半兩從而戒之曰勤則得之替則失之皓俯伏受命入赤城服丹

行道久之耳能洞聽目能徹視常有學者迫來訪之

則或爲白鶴或爲飛雲搏空遊虛隱莫能見至魏明

帝太和初登真

陰長生

按神仙傳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

富貴之門而不好榮貴唯專務道術聞馬鳴生得度

世之道乃尋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僕之役親連履

之勞鳴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別與之高談論

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同時

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唯長生執禮彌肅鳴

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中養黃土

爲金以示之立壇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鳴生

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卽昇天乃大作

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問識與不識者

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三

百餘年後於平都山東白日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云

上古僊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僊者四十

五人連余爲六矣二十人尸解餘並白日昇天抱朴子曰洪聞諺書有之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

行人今不得僊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自有學道得

僊者耶陰君已服神藥雖未卽昇天然方以類聚同

聲相應便自與僊人相集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

僊人數耳而俗民謂爲不然以己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兄僊人亦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

哉陰君自叙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予受僊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真人行

乎去來何爲俗間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俛

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

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爲合神土士爲之勉

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於

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嵩高

山一通黃櫞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

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

一封練書合爲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

著詩三篇以示將來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

逮漢世紫艾重糾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

仕王侯食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龍駕浮青

雲承翼與我爲隸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遙太極何

慮何憂做戲仙都顧愍羣患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

忽未幾泥土爲儔奔馳索死不肯暫休其二章曰予

之聖師體道之真升降變化喬松爲鄰唯余同學十

有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忘墮志行不堅痛

守以無功自効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實之冤帝

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歡悅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受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

白已成貨財千億使役鬼神玉女侍側今得度世神

丹之力陰君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昇天而去

樂巴

按後漢書本傳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

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

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

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獎進之

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殷最隨能升授政事

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

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循行

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

小人常破貢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

毀壞房祀剪理姦誣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

終皆安之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會帝崩營起

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

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語巴曰大行皇帝晏駕

有日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已

虛言主者壞人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

其愚復上訴誘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

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卽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永昌太

按神仙傳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能令官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巴爲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成都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按香案牘廬山廟有鬼物能使江湖中分風舉帆巴下檄勒鬼蹤跡鬼走齊郡化爲書生談五經太守妻以女巴敕殺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俄化爲狸亦殺之

### 路光

按陝西通志路光漢順帝時人歷三國堅心慕道晉武帝太康五年往華山仙掌峰修煉夢老君命玉童賜玉鑰匙十事書符行功治病驅邪後昇天去

### 張楷

按德安府志張楷字公超隱華山谷中能爲五里霧有玉訣金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溢如市故云霧市嘗跨驢至雲夢賣藥今縣有會仙橋云

### 王遠

按神仙傳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識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

山修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者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爲遠督道至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殖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僊去不敢下著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蟬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僊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屍解如從拘竇中過耳於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鬢髮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瓮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鏞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

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綵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卽到先受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於遠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盞玉杯無限也餚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遠於內外擘脯而食之云鱠脯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爲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卽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祐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猾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華美酒此酒方出天廚其味醇濃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攬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

中念曰背大癩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著經背亦莫見有人持

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譽龍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

拜見於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於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

正終未可教以優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井一傳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便帶此符以傳敕吏遣其鬼君心

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廡落大而不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譽龍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

按續文獻通考麻姑王方平妹桓帝時修道於牢州東南姑余山  
蔡經 按吳地記蔡經宅在吳縣西北五十步經漢人有道術煉大丹服菖蒲得仙今蔡仙鄉卽其隱處也  
淳于説 按太平廣記淳于説字叔通會稽人漢桓帝時爲徐縣令好道術數服餌胡麻黃精後入吳烏臼山中隱居人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在洞中爲典柏執法郎主誠有道者

夏馥

按後漢書本傳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崐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廡落大而不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譽龍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

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髮先生受煉魂法又遇桐柏真人授以黃水雲漿法行之得道馥少時被公府辟書致於桑樹乃去當時咸服其高邁  
按太平廣記馥得道在洞中爲明晨侍郎

樂長治

按洞仙傳樂長治者不知何許人也仕漢桓帝至中書侍郎後師中嶽李先生受步七元法修之得道

劉寬

按後漢書本傳寬字文饒弘農陰人也父崎順帝時爲司徒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項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

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

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爲東海相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嘉平五年代許訓爲太尉靈帝頗好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盤浴京師以爲諺嘗坐客過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追也明日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麻姑 按聞奇錄丹陽縣故湖側有麻姑廟姑生時有道術

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追也明日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麻姑

按聞奇錄丹陽縣故湖側有麻姑廟姑生時有道術

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追也明日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麻姑